

到善之中去

陀氏相信自由必将导向悲剧，也必将在悲剧之中，使人重新为他的信、望、爱找到基础，不是在露水之上，不是在水泥地基之上，而是在旷野里，在无尽的回声中。

□ 撰稿 | 诚泳议

1845年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一篇《穷人》轰动俄国文坛，受到别林斯基的激赏。赫尔岑称赞它为俄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小说。随着陀氏被捕，遭遇假枪毙、流放与充军，他的创作发生了重大改变。在濒死的一刻，陀氏转向了宗教。1854年2月他在给冯维辛娜的信中写道：“如果有人谁向我证明，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，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，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。”

在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》一书中，别尔嘉耶夫认为“这种基督教使整个世界转向人，并使人成为世界的太阳”。我们可以发现《约翰福音》中光的隐喻，这一隐喻中本体喻体的结构也与《约翰福音》一致，人是在道之中，所以依道而造的世界，必围绕于人。人本主义相信人凭借神赋予自己的道而认知世界的的能力，我们也能以纯客观的方式勘探人的灵魂。这便是此类人道主义的危险之处：他以人的名义，最终消解了人类存在的神圣性。陀氏的人本主义不同于纯粹人文主义的关怀。它相信自由，支撑自由最重要的品质，是一种彻底地敞开。陀氏相信自由必将导向悲剧，也必将在悲剧之中，使人重新为他的信、望、爱找到基础，不是在露水之上，不是在水泥地基之上，而是在旷野里，在无尽的回声中。

与另一位自由主义者伯林相似，别氏在他的论述中把自由分成了两类：“选择善恶的自由和在善之中的自由”。伯林则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，即自我实现的自由与不被他人干涉的自由。自我实现有时与选择善恶同构，为了证明自己的绝对自由，拉斯科尼柯夫选择了杀人，基里洛夫则选择了自杀。陀氏的这些主人公似乎倾向于认为在某种平常生活中



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》
[俄]尼古拉·别尔嘉耶夫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2021年3月

并没有自由存在，那些普通人，嵌在黑白胶卷里，无声无息，或者被包蕴在地平线上的一豆灯火，微小的颤动竟是他人全部的人生，对于那要求绝对自由的人，这多么难以想象？

选择善恶的自由的另一个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信任一般人生活的价值。正如伯林对积极自由的分析所显示出来的：自我实现的自由往往会变成一种绝对专制。因为普通人的麻木、怯懦、从众、不知善恶，所以他们没有能力拥有自由，而且他们的确也害怕乃至敌视自由，自由之于他们，更类似于忽然被抛入荒野中那种体验：他们必须学会克服自身内在的匮乏，适应那裹住他们的赤裸感，他们被完全无蔽地交给了危险。他们不知道那些野菜是有毒的，为了避免悲剧，以使荒野中的种群得以延续，那些足够强大到能够承受自由之苦的人，便为这些一般人立约，于是乎我们便重新找到了一种稳定，若有稳定，则不需要自由，只需要极少数人的自由和绝大多数人的木然。这样的稳定结构比比皆是。

因此，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欣赏作为一种权力机构的教会，不论罗马天主教，还是拜占庭东正教，它们都用剑和火来保护以及传播它们的信仰，如果陀氏生活在今日，他也肯定不会喜欢那些像推销员一样售卖救赎的电视传教士。他们都在用或软或硬的强迫的方式灌输信仰，他们都不相信，人可以当凭自己的灵魂得救，你必须钻进仪式的笼子里，再从铜钱孔爬出来，你必须选择一个在世的权威。但基督本身，从来不构成一种权威，因为他已把他的权柄全然地交给了人：他不再希望用神迹的压迫性力量强使人信仰，也不希望人把信仰变成买卖，变成一份夹在经文中的合同。他只愿人自由地接受善，到善之中去。所以，在陀氏笔下，基督就是自由。■

书讯

《玛雅三千年》

《玛雅三千年》是美国玛雅文明研究代表人物西尔韦纳斯·莫利先生的经典之作。莫利先生通过自己在尤卡坦半岛20多年发掘与考察的经历，以专业的视角、流畅通俗的笔触，展现了玛雅文明的历史和面貌。可以说，本书是部从地理、历史、天文、历法、习俗、艺术诸方面，融合考古学、历史学、人类学、民俗学、社会学等多领域的研究成果，全面、系统、深入呈现玛雅文明的作品，也是迄今为止研究玛雅文明的权威著作之一。